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 
第九回 不顧而唾嗔鶯叱燕 幽然神往屑玉霏珠

卻說青兒等上了車，揀個二等乾淨位置坐了。那時車已快開，青兒正憑著車窗向月台上望著，忽見一窩蜂從頭等客室中擁出幾個人來。那先走的綺年玉貌，豐致非凡，揮霍談吐著，大有目無餘子的氣概。後面送行的，都是些大袍闊服貴官模樣的人物。少年一路走著，一路看著車上，瞥見著青兒，止不住盯了幾眼，便踏上車來。青兒忙縮回車中。那少年已到了面前，故意的停了停，才走過頭等車去了。那些送行的一陣跟了過去。青兒想著：「咦，這是誰啊？」

正想著，卻聽見後面頭等車中一陣笑聲，卻吃人將自己身子一擠，回頭看時，不覺倒抽了一口氣。原來擠著自己的，已向緊靠自己的一個位子上，將個牛腰般的皮夾一挪，朝著自己坐下了。只見他穿了件青色的對襟褂子，卻蓋著件湖色花緞窄袖細腰長袍子。三寸長的頂發，把油刷得光亮亮的，卻四週青青的留著個才剪辮的發影兒。兩隻手東摸西索的，閒著雙眼珠兒只骨咯著自己。心裡兀自好笑，面上卻不露出來，向著寡婦道：「時候差不多了。」寡婦正一口痰擱在喉嚨口，因要同女兒說話，不問前後左右，「嘍」的一吐，卻好吐在那人件簇新的花緞袍子上。

那人正看得著魔，忽見一口老黃夾膩厚痰直奔向袍子來，要避也避不及。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可惡的婆子！你連簇新時髦的『公德』，兩字也不懂麼？」說完，立起身來，氣咻咻的一疊連聲喚「來」。前頭三等車中聽得幾個「來」字，早有個人跋著雙破靴、穿了件青洋布長衫挨了進來。那人便越發高聲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越發沒個上下了！你還不替我大口價唾這婆子。」

青兒見他這行徑，料定最多是個八九品大員罷了，一手按住寡婦，一眼斜瞅著他冷笑著：「算得罪了尊駕，也沒犯什麼王法啊！左不過是同我一樣，買張二等票罷了，卻吆五喝六的。」

要沒人打攪，偌大坐位的頭等車，可不也裝客人的麼？」這幾句話把那人說得紅漲著臉，一句話也回不上來，只把那喚來的人出氣，厲聲叫他快取袍子換來。偏又不爭氣，喚來的人回道「老爺敢忘了，就為沒出客袍兒，才向叫貨莊買了這件來……」

那人不等他說完，把臉羞得緋紅，叱道：「蠢才，還不滾開去，嘮叨些什麼！」喚來的人自咕嚕著去了。只引得青兒母女暗笑個不住。只見他自己扯了張報紙，將痰抹了，自覺得有些煩惱，將皮包提著向別處另揀坐位去了。

正這個當兒，汽笛嗚嗚的鳴了一聲，前面頭等車中送行的一齊下車去了。接著便有個鬍子少年，向青兒對面的空位坐下。

那時車已漸漸開動，除卻輪聲笛聲，漸漸的靜下來。那鬍子少年從衣袋裡摸出冊水彩畫面的書來，看了一回。那沈寡婦是不開口不過活的，便同青兒有搭沒搭的閒話。漸漸講到生意上的事來，青兒暗暗地將他衣角一牽，寡婦便不敢講了。卻好那鬍子少年正丟了書打量著母女，兩邊同苦岑寂，不知不覺的兜搭起來。青兒見那冊書反擱著，面上畫的一枝牡丹，著實紅豔可愛，便拿過來看了一回。翻開書面，瞥見第一張玻璃箋上印著個武妝女子。青兒是讀過戲本來的，原也識得幾個字。見上頭寫著「坤角小蘭芳化妝小影」九個字，止不住仔細端詳了一回，附著寡婦耳朵說了句不知什麼話，寡婦口快，聽著笑道：「你放心罷，橫豎總也有這一日呢。」青兒瞅著寡婦一眼，便把書擱下，假作看風景，憑窗不語了。那鬍子少年含笑沉吟了一回，卻走過頭等車去了。

不多一刻，管食車的來一問了飯菜，青兒母女隨便要了幾樣。正吃著飯，那逆風一陣一陣從車窗中送過頭等車中的笑聲來。青兒探首向外望時，早見前面窗中也有個人望著。一關眼便識是那許多人送上車來的少年，青兒不覺回眸一笑。這一笑不打緊，那少年原嚙著口勃蘭地在嘴裡，平白地受了這無上恩寵，禁不住衝口喝出一聲彩來。那口酒便奪唇而出，如零珠碎玉一般隨著風直濺到青兒臉上。青兒不覺「啊啣」一聲，寡婦忙問怎的，青兒扯誑道：「風塵眯了眼哩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巾子向兩腮拭著。他原本沒吃完飯，便將筷子呆呆的擱下，說不吃了。

正這當兒，那鬍子忽走了過來，滿臉笑容道：「姐兒受驚了麼？敝居停說自己過來不便，特叫某來賠罪呢。」青兒心裡明白，卻說不出口來。寡婦忙問怎地，鬍子笑著把前情說了。

寡婦問青兒道：「你不是說眯了眼麼？」青兒只笑著不語。接著又有個當差模樣的人走過來，問鬍子道：「爺問虞先生，請的客什麼樣了？」鬍子笑著道：「去回爺說罷，橫豎總會來的呢。」說完，向寡婦低低說了幾句，喜得寡婦笑逐顏開道：「只什麼意思好來領賜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替青兒掠了掠鬢髮，笑道：「橫豎在車裡，不怕人家笑話。青兒，你跟著這位爺去走一遭罷！」

青兒心裡已明白了一半，便似願不願的向身邊摸出面牙鑲小鏡，並一貼花粉紙來，略勻了勻臉道：「媽呢？」寡婦笑道：

「爺又沒把恩典賞我，我去做什麼呢！」鬍子將寡婦輕輕一拍道：「好嫂子，青兒這一去，還怕冷淡了你不成？」說完，徑自領著青兒走過車來。

才進車門，青兒仔細看時，覺得金漆爛然，那裡是平常頭等車裝飾。只見一個小大菜間，四面窗上都垂著織錦窗簾。對面一架鏡屏晶瑩四射，把紫檀架鑲著，稱著滿間雕銀鑲玉的桌椅。不要說車中，便是精室裡也沒這般陳設。不覺呆了一呆，卻聽得笑語盈盈，尚在別室。便隨著鬍子走過大菜間，從鏡屏旁轉過去，卻另一間精室。酒浮碧筒，席掩銀屏的正在那裡歡飲。一見青兒，都立起來笑道：「佳客來了。」

青兒雖是走過幾處的，到了這兒，卻有些含羞不講起來。

禁不起那少年慇懃出席，攬著自己的纖腕，笑著陪罪道：「冒昧得很了！這酒痕沒污著香輔罷！」說完，將他捧向個錦墊繡圍的椅上坐下，又親自送了杯酒過來。青兒兀自羞得抬不起頭來。好一回才膽大了些。將席上看著，見圍坐著五個人，都是神態華貴的人物，還有一半是豐頤長髯，居然達官模樣。心裡不住忐忑著，卻又禁不起幾雙眼睛都射在自己身上，那裡打發得開。虧得那鬍子比丑角還會說話，一陣風把他羞態按住了。

鬍子又一替他通了姓名，才知少年是長白長鶴山，鬍子是淮安虞仲甘，其餘一個白臉多髯，一個短小精悍軍人裝束的，卻一時記不清了。

酒過三杯，青兒便活潑了許多，慇懃執壺而起，向席上一笑道：「爺們既賞臉，喚了青兒上來，沒什麼孝敬，請大家乾一杯罷！」眾人如奉了懿旨一般，都說什麼叫賞臉，說領賞還來不及呢。說時一齊乾了酒。

壺到長鶴山面前，青兒笑道：「爺可賞臉不賞呢？」鶴山故意道：「那有不乾的。只一口氣直禁不起，請你擔待些，替喝半杯，我再來乾罷！」青兒低頭一笑，出不得聲。仲甘早將鶴山杯子遞在青兒手中。青兒羞喜不禁，真個喝了半杯。鶴山禁不住魂銷心死，就青兒手中把杯酒乾了。眾人一聲喝采，把個青兒羞得伏在桌上，抬不起頭來。那知彩聲未斷，翩然又進來了個麗人。真是：